

作为社会发展指标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一项全国调查的分析

王俊秀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本文采用2011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随机抽取的51100个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女性生活满意度低于男性;教育程度高低两极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较高;中老年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更高;休息充分程度和休闲频度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长期或重大疾病、经常生病和负性心理对生活满意度有负向影响。家庭收入越低生活满意度越低;自有住房居民生活满意度高于其他居民;拥有小汽车家庭生活满意度更高;生活状况改善越大、对未来越有信心的居民生活满意度也越高;社会性评价越高,生活满意度也越高。

【关键词】生活满意度;社会指标;有序多分类变量回归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3)05-0040-10

一、生活满意度与社会发展指标

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社会指标一般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常常用一些生活状况的指标,如收入、安全、教育和健康状况等标准,而主观方面常用人们对于收入、安全、教育和健康状况的个人感受。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主观生活质量(subjective quality-of-life)评价的核心概念(Veenhoven,1996:11-48)。如何评价和测量生活满意度就成为社会发展指标编制的核心。

(一)生活满意度成为社会指标的重要内容

社会指标(social indicator)是用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是对社会生活质量(quality-of-life)的衡量,关注的核心是人们的生活水平状况和生活是否有所改善,反映的是社会是否进步。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是世界范围使用最广泛的社会指标,扮演着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程度的角色,这个指标一直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社会发展指标。但是,随着世界范围对于经

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的反思,人们开始尝试用幸福、福祉(happiness,well-being)等作为新的社会指标^①(斯蒂格利茨等 2010;马克·安尼尔斯基,2010;詹姆斯·米奇利 2009;普雷斯顿 2011;沈颢、卡玛·尤拉 2011)。幸福的测度因此成为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共同热衷的课题。

但社会发展意义上的幸福测度不同于心理学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测量,常常采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致力于构造综合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如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领导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WVS)这项始于1981年的调查最多的一轮包含了六七十个国家的调查,调查中包含了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②2011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巴黎发布了“幸福指数”^③(Your Better Life Index)在线测试工具,普通民众可以就物质条件和生活质量等11个方面就个人的重要性对自己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进行排序,然后得出

收稿日期 2013-10-14

作者简介:王俊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全国人大财经委“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

的指数可以用来衡量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王俊秀 2011)。不丹王国提出用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代替GDP的理念,并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of Bhutan)中包含9个方面的33个指标,包括心理幸福(Psychological well-being)、健康(Health)、时间使用(Time use)、教育(Education)、文化多样性和修复能力(Cultural diversity and resilience)、善治(Good governance)、社区活力(Community vitality)、生态多样性和修复能力(Ecological diversity and resilience)和生活标准(Living standards),其中心理幸福包含三个指标,分别是生活满意度、正向情绪、负向情绪和精神性四个指标。^[4]2012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共同发布全球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报告中对幸福的测量采用了盖洛普等的调查数据,幸福感的测量方式包括了常见的认知和情绪测量,情绪的测量包含了今天、昨天以及这段时间的幸福感。^[5]可以看到,这些重要的社会指标体系中都包含了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这种主观性的测量。

(二)生活满意度作为社会指标存在的问题

生活满意度被视为等同于主观幸福感或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式。在不同时期生活满意度所用的方法不同,在20世纪50年代,多采用多维度方式,既包含了主观满意度也包含了客观的健康、活动等客观内容,到了60年代,出现了综合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如Neugarten和Havighurst等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Life Satisfaction Scale)(Andrews F., Robinson J., 1997:112-118);到了70年代,出现了一些多项目的满意度量表,这些题目有的偏重于测量生活的某个方面的满意度,有的则侧重于测量整体生活的满意度,但合成的总分倾向于测量一般生活满意度(general satisfaction)。Shin和Johnson(1978)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出的主观评价,可以分为对个人生活质量总体评价的一般生活满意度和对不同生活领域的具体评价的特殊生活满意度。无论是60年代的综合的量表,还是70年代的合成总分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测到的总分含义并不明确,很难说是一般满意度还是某个方面的满意度。因此,之后满意度研究出现了针对性的测量工具,如Diener等人1985年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这个只有5个题目的量表测量的是一般生活满意度(Veenhoven, 1996:11-48)。

生活满意度作为社会发展指标存在一些问题,其中突出的就是主观生活满意度与客观生活标准之间存在着的差异。从生活满意度本身看,这种差异可能来自几个方面,一是生活满意度概念本身存在差异,满意度评价的范围是指生活的所有方面,还是生活的某些方面(Veenhoven, 1996:11-48)。其次是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也就是如何看待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一般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把生活满意度看作是认知的评价,第二种把它看成是情感的评价,第三种则认为满意度的评价既包含了认知的成分也包含了情感的成分(Veenhoven, 1996:11-48, 姚本先等 2011)。

以生活满意度作为社会指标遇到另一个问题是生活满意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测量社会的发展。生活满意度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上面提到的生活满意度无论是整体生活的满意度还是具体生活某些侧面的满意度都是基于个体感受的,而作为社会指标的生活满意度希望测度的是宏观社会发展水平,这就需要搞清生活满意度与地区或社会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生活满意度受哪些主要的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影响?国外关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多,但这些结论不见得与中国样本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中国社会指标的编制首先需要明确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有哪些?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如何?国内的心理学研究认为与生活满意度有关的客观因素主要有生活事件、家庭工作环境、人口统计学变量、社会化关系等,而主观因素主要有认知因素和价值观、自尊、自我概念以及其他的一些人格因素(姚本先、石升起、方双虎 2011)。张俊杰等人(2009)对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考察中发现,不同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而不同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婚姻状况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经济收入的影响尤其明显。温晓亮等人(2011)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1990、1995、2001和200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性别、年龄、健康、婚姻、教育和工作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但绝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作用,相对收入的影响是变量中最大的,社会信任和生活控制感也对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林洪、温拓(2010)在广东省的调查发现,性格因素、经济感知和其他感知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这一顺序也反映了影响程度的大小。彭代彦、吴宝新(2008)在湖南、湖北农村的研究发现,人均非农业收入差距对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人均耕地面积差距的扩大对农民的生活满

意度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胡荣华、陈琰(2012)在江苏农村的调查发现,对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产生了积极影响的主要因素为人际关系和政府公共政策,而经济状况、工作和环境是阻碍其生活满意度提高的重要原因。这些研究共同的特点是基本上是对整体生活满意度的研究,除世界价值观研究外多数都不是全国性样本,许多研究在抽样上也不是很严格,即使是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样本数量也较小。

生活满意度作为社会指标要面对的新任务就是把个体生活满意度与社会发展的关联,一个可能的解决途径是个体对宏观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的满意度,首先就要了解个体生活满意度与个体对政府管理各方面的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重点就是分析个体生活的满意度与个体对政府工作各方面的满意度的关系,以及对个体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各因素。

二、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全国人大财经委“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分别于2011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55个各级城市和地区进行了电话问卷调查,调查采用PPS抽样,对象为18至75岁之间的居民,各省获得的有效问卷数量在1500份以上,31个省共获得的有效问卷51100份。城市和乡镇样本是根据被调查者在当地居住6个月以上确定的,调查中城镇样本30971个,占总数的60.6%,农村样本20129个,占总数的39.4%。

(二)变量

本研究变量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1.因变量

因变量为总体生活满意度,题目为“总体而言,您对当前自己的生活状态的评价是?”选项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计分方法依次为5、4、3、2和1。

2.自变量

第一组自变量为个体性自变量,除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状况这些人口学变量外,还包括个体得到休息的程度、个体休闲状况、是否有长期或重大疾病、生病频繁程度、负向心理这些个体生活状况的变量。其中,年龄分为25岁以下组、26~30、31~40、41~50、51~60、61~70和71岁以上七个组;受教育程度分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大专、本科和

研究生,婚姻状况分为未婚、已婚、离异和丧偶;户口状况分为本地非农业、本地农业、外地非农业、外地农业四种;休息度分为完全得不到休息、经常得不到休息、基本能够得到休息和能够得到充分休息四种程度;休闲度是参加休闲活动的情况,分为从未参加、基本不参加、偶尔参加和经常参加;长期或重大疾病分为有和没有两种;生病频度分为经常生病、很少生病和几乎不生病;负向心理是是否有疲倦、烦躁、焦虑和紧张情绪,分为经常有、偶尔会和基本上没有。第二组变量为经济性变量,可以直接、间接反映个体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变量,包括就业状况、家庭拥有小汽车状况、住房状况、家庭收入四个方面。除了小汽车拥有情况外,其余几项城市和乡镇样本的问卷不同。城市就业分为未就业、国有单位、集体单位、个体私营企业、个体或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离退休再就业和其他;农村就业分为未就业、务农、务农及零工、机关、事业、集体私营企业主和其他;城市住房状况分为自有住房、租赁私房、租赁公房和其他;农村住房状况分为自有住房、租赁房和其他;城市居民收入采用家庭人均月收入,分为666元以下、667~1125、1126~2950、2951~5000和5001元以上,分组的分割点分别是样本总体的均值、1/4分割点、1/2分割点和5000元。农村收入是家庭人均年收入,分为1500元以下、1501~3000、3001~7700、7701~15400和15401元以上,分组按照当年的贫困线、贫困线的2倍、当年农村总收入均值、均值的2倍为分组点。第三组自变量为对生活状况变化判断和对未来预期的两个自变量,生活改善分为明显不如以前、比以前差一些、和以前一样、有一定改善和有明显改善;未来生活信心分为没有信心、信心不足、一般、比较有信心和很有信心。第四组自变量为社会性变量,是个体对社会状况的评价性变量,包括社会安全感和其它不同方面的满意度,分别是交通状况、食品安全、政府行政效率、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满意度。这些不同方面满意度的选项和计分与总体满意度相同。这些变量均采用里克特5点量表,1代表满意度或安全感最低,5代表安全感或满意度最高。

(三)方法

调查中的生活满意度采用了里克特5点量表,因此统计分析采用了分类有序变量的回归方法(PLUM-Ordinal Regression)。由于城市和乡镇问卷调查中一些经济性题目不同,因此对城市和乡镇居民生活满意度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生活满意度	50925	1	5	3.46	0.92	休息度	51100	1	4	1.69	0.74
性别	51100	1	2	1.5	0.5	休闲度	51100	1	4	2.66	0.98
教育程度	51100	1	7	3.88	1.36	长/重病	51100	1	2	1.87	0.34
婚姻	51100	1	4	1.87	0.51	生病频度	51100	1	3	2.16	0.63
户口状况	51100	1	4	1.65	0.82	负性心理	51100	1	3	2.22	0.72
年龄分组	51076	1	6	2.51	1.38	交通	50736	1	5	3.23	1.09
收入(城镇)	28070	1	5	2.5	1.17	社会治安	50886	1	5	3.36	0.98
收入(农村)	51100	1	5	2.3	0.84	食品	49847	1	5	3.22	0.96
城市住房	30971	1	4	1.34	0.69	行政效率	47098	1	5	3.09	1.04
农村住房	20129	1	3	1.13	0.37	义务教育	46732	1	5	3.63	1.04
小汽车	51100	1	2	1.17	0.38	医疗卫生	49369	1	5	3.19	1.08
就业(城镇)	30971	1	8	2.84	1.84	生态环境	50796	1	5	3.24	1.09
就业(农村)	20129	1	7	2.88	1.75	社会保障	46701	1	5	3.44	1
生活改善	50941	1	5	3.83	0.98	社会服务	47353	1	5	3.21	0.97
未来信心	50568	1	5	4.04	1.05						

三、研究结果

首先考察的是个体性变量、经济性变量和变化与预期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别得到模型一和模型二。然后单独考察社会性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得到模型三和模型四。最后把所有变量同时加入得到模型五和模型六,具体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模型一、模型二的拟R²为.250和.324,模型三和模型四的拟R²为.312和.293,合并后的模型五和模型六的拟R²为.396和.425,说明变量的增加对生活满意度解释的比例提高了。

(一)个体性因素的影响

分别对比模型一和模型五、模型二和模型六发现,社会性变量的加入使得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再显著,城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多数依然显著,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组变得不显著,小学组变得显著,城市已婚组变得显著,农村居民偶尔参加休闲活动组变得不显著;生病频度中农村居民经常生病组和城市居民很少生病组变得不显著;户口状况在所有模型中都不显著。除此之外,其他个体性自变量对生活满意度均有不同程度、不同显著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女性生活满意度低于男性;与研究生组相比除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组外的其它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均低;农村离异居民生活满意度低于丧偶居民,城市已婚居民生活满意度高于丧偶居民;年龄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与70岁以上组比较,51~60岁年龄组生活满意度更高,但农村居民不显著,其余各年龄组都低于70岁以上组;休息一项,以能够得到充分休息组相比,各组生活满意度均低;与经常参加休闲活动

居民比各组生活满意度更低,但农村居民偶尔参加组不显著;有长期或重大疾病的居民生活满意度低于没有长期或重大疾病的居民;经常生病的城市居民和很少生病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低于几乎不生病居民;经常或偶尔有负性心理的居民生活满意度低于基本上没有负性心理的居民。

(二)经济性因素的影响

分别对比模型一和模型五、模型二和模型六发现,社会性变量的加入使得农村住房状况其它组变得不显著,农村未就业变得不显著,城镇集体单位、个体或私营企业就业和自由职业者变得显著。其余经济性自变量对生活满意度均有不同程度、不同显著程度的影响。与人均年收入15401元以上的农村家庭相比,人均年收入7700元以下家庭的生活满意度更低,人均年收入7701~15000元家庭满意度也低,但未达到显著水平,人均月收入介于2951~5000元之间的城市家庭生活满意度与人均月收入5001元以上家庭相当,人均月收入在1126~2950元之间家庭生活满意度比人均月收入5001元以上家庭更低,但未达到显著水平,人均月收入1125元以下家庭生活满意度显著地低;农村租赁住房居民生活满意度低于自有住房居民,与城市自有住房居民相比,其他居民生活满意度均低;无论城市农村拥有小汽车家庭生活满意度均高于没有小汽车家庭;与务农居民相比在集体私营企业就业和其他就业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更低,城镇居民在集体、个体及私营单位就业和自由职业者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外资企业就业者。

(三)变化与预期的影响

表2 生活满意度的序数回归(PLUM-Ordinal Regression)分析结果

		模型一 (农村)	模型二 (城镇)	模型三 (农村)	模型四 (城镇)	模型五 (农村)	模型六 (城镇)
个体性自变量							
性别(女为参照)	男	-.144***	-.267***			-.166***	-.334***
受教育程度(研究生为参照)	不识字或很少	1.040**	.452**			.515	-.055
	小学	.821*	.014			.61	-.405**
	初中	.526	-.265**			.478	-.513***
	中等学校	.552	-.304***			.547	-.528***
	大学专科	.597	-.274**			.577	-.510**
婚姻(丧偶为参照)	未婚	-.112	-.11			-.17	.039
	已婚	-.062	.122			-.006	.280*
	离异	-.365*	-.235*			-.527**	-.142
户口状况(外地农业为参照)	本地非农业	.056	.054			-.022	.069
	本地农业	-.016	.072			-.095	.12
	外地非农业	.066	-.013			-.057	.012
年龄分组(70岁以上为参照)	25岁以下	-.616***	-.394***			-.397**	-.511***
	26到30岁	-.722***	-.640***			-.420**	-.653***
	31到40岁	-.761***	-.605***			-.566***	-.611***
	41到50岁	-.605***	-.499***			-.508***	-.538***
	51到60岁	-.266*	-.426***			-.133	-.403***
	61到70岁	-.044	-.192*			.061	-.209*
休息度(能够得到充分休息为参照)	完全得不到	-.383***	-.758***			-.323***	-.643***
	经常得不到	-.492***	-.601***			-.308***	-.399***
	基本能得到	-.282***	-.321***			-.192***	-.201***
休闲度(经常参加为参照)	从未参加	-.423***	-.390***			-.288***	-.385***
	基本不参加	-.354***	-.260***			-.186**	-.219***
	偶尔参加	-.261***	-.132***			-.095	-.091*
慢/重病(没有为参照)	有	-.063	-.093*			-.147**	-.115*
生病频度(几乎不生病为参照)	经常生病	-.123*	-.239***			-.09	-.245***
	很少生病	-.139***	-.061*			-.093*	-.048
负性心理体验(基本上没有为参照)	经常有	-.644***	-.803***			-.489***	-.653***
	偶尔会有	-.351***	-.363***			-.208***	-.268***
变化与预期自变量							
生活改善(有明显改善为参照)	明显不如以前	-2.151***	-2.287***			-1.751***	-1.850***
	比以前差一些	-1.648***	-1.786***			-1.300***	-1.380***
	和以前一样	-1.086***	-1.169***			-.782***	-.854***
	有一定改善	-.733***	-.880***			-.446***	-.633***
未来信心(很有信心为参照)	没有信心	-1.925***	-2.368***			-1.381***	-1.841***
	信心不足	-1.586***	-1.862***			-1.165***	-1.363***
	一般	-1.121***	-1.330***			-.676***	-.915***
	比较有信心	-.501***	-.547***			-.316***	-.354***
经济性自变量							

农村人均年收入(15401元以上为参照)	1500元以下	-.342***				-.312***	
	1501~3000元	-.196***				-.154*	
	3001~7700元	-.169**				-.171**	
	7701~15400元	-.05				-.032	
城镇人均月收入(5001元以上为参照)	666元以下	-.382***					-.475***
	667~1125元	-.222***					-.302***
	1126~2950元	-.03					-.087
	2951~5000元	.037					.018
农村住房状况(自有住房为参照)	其他	-.289*				-.285	
	租赁房	-.240***				-.322***	
城市住房状况(自有住房为参照)	其它	-.352***					-.260*
	租赁私房	-.333***					-.312***
	租赁公房	-.295***					-.360***
农村就业状况(务农为参照)	未就业	-.126**				-.039	
	其它农村就业	-.221*				-.217*	
	务农及零工	-.178***				-.071	
	机关、事业	.047				.005	
	集体私营业主	-.096				.024	
	集体私营企业	-.173**				-.119*	
城镇就业状况(外资或港澳台企业员工为参照)	未就业	-.012					-.081
	国有单位	.119					-.062
	集体单位	-.082					-.255*
	个体私营业主	-.03					-.095
	个体私营企业	-.206*					-.302**
	自由职业者	-.183					-.265*
	退休再就业	-.07					-.018
小汽车(有为参照)	没有	-.269***	-.338***			-.293***	-.407***
社会性自变量							
交通(非常满意为参照)	非常不满意			-.759***	-.443***	-.552***	-.220**
	不太满意			-.616***	-.394***	-.445***	-.225**
	一般			-.563***	-.376***	-.392***	-.202***
	比较满意			-.303***	-.179***	-.218***	-0.071
社会治安(很安全为参照)	不安全			-.549***	-.601***	-.224*	-.332***
	不太安全			-.368***	-.418***	-.164*	-.219**
	基本安全			-.215***	-.281***	-.082	-.149**
	安全			-.170**	-.096*	-.079	-.035
食品(非常满意为参照)	非常不满意			-.697***	-.653***	-.587***	-.569***
	不太满意			-.586***	-.429***	-.528***	-.463***
	一般			-.593***	-.495***	-.576***	-.540***
	比较满意			-.355***	-.220**	-.371***	-.297***
行政效率(非常满意为参照)	非常不满意			-.581***	-1.043***	-.429***	-.603***
	不太满意			-.530***	-.876***	-.435***	-.599***
	一般			-.427***	-.658***	-.392***	-.538***
	比较满意			-.315***	-.374***	-.298***	-.334***

义务教育(非常 满意为参照)	非常不满意				- .582***	- .365***	- .441***	- .179*
	不太满意				- .362***	- .228***	- .325***	- .169**
	一般				- .335***	- .337***	- .294***	- .243***
	比较满意				- .138**	- .104**	- .137**	- 0.076
医疗卫生(非常 满意为参照)	非常不满意				- .681***	- .681***	- .503***	- .462***
	不太满意				- .545***	- .545***	- .444***	- .396***
	一般				- .456***	- .346***	- .408***	- .276***
	比较满意				- .201***	- .218***	- .178**	- .193**
生态环境(非常 满意为参照)	非常不满意				- .831***	- .660***	- .776***	- .624***
	不太满意				- .660***	- .494***	- .607***	- .501***
	一般				- .662***	- .465***	- .601***	- .461***
	比较满意				- .338***	- .215***	- .313***	- .212***
社会保障(非常 满意为参照)	非常不满意				- .552***	- 1.504***	- .423***	- .928***
	不太满意				- .447***	- 1.163***	- .372***	- .807***
	一般				- .432***	- .779***	- .377***	- .567***
	比较满意				- .134**	- .423***	- .156**	- .310***
社会服务(非常 满意为参照)	非常不满意				- 1.605***	- 1.663***	- 1.276***	- 1.426***
	不太满意				- 1.314***	- 1.468***	- 1.158***	- 1.401***
	一般				- 1.088***	- 1.217***	- 1.018***	- 1.219***
	比较满意				- .645***	- .782***	- .624***	- .823***
-2 Log Likelihood		46160.465	58929.956	31179.347	41869.059	32875.212	42070.059	
拟R2		.250	.324	.312	.293	.396	.425	

注: *p<.05 **p<.01 ***p<.001。

被调查居民对生活状况的改善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都影响生活满意度,生活状况有明显改善的居民生活满意度高于生活状况有一定改善、未改善和生活状况变差的居民;对未来生活越有信心的居民生活满意度也越高。

(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社会性变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见表3,其中相关最高的是社会服务,相关系数为.403,其次是社会保障和行政效率;相关最低的是社会治安,其次是交通状况和义务教育。分别对比模型三和模型五、模型四和模型六,社会性变量的加入使得交通状况比较满意组变得不显著;认为社会治安安全组变得不显著;义务教育比较满意组变得不显著,各社会性变量都不同程度影响生活满意度。

从模型五和模型六可以看到,认为社会很安全的居民相比其余各组生活满意度更高,但只有认为不安全和不太安全的农村居民组显著低于很安全组,认为安全的城市居民也不显著;在其他社

会性方面的评价中,存在一致的结论,从非常不满意、到比较满意各组,与非常满意组相比生活满意度都低。

表3 社会性变量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交通状况	社会治安	食品安全	行政效率	义务教育	医疗卫生	生态环境	社会保障	社会服务	生活满意度
交通状况	1	.303**	.325**	.347**	.253**	.290**	.294**	.255**	.315**	.281**
社会治安	.303**	1	.350**	.346**	.234**	.247**	.267**	.245**	.290**	.260**
食品安全	.325**	.350**	1	.421**	.313**	.375**	.340**	.312**	.363**	.316**
行政效率	.347**	.346**	.421**	1	.335**	.379**	.344**	.365**	.487**	.359**
义务教育	.253**	.234**	.313**	.335**	1	.388**	.260**	.319**	.346**	.284**
医疗卫生	.290**	.247**	.375**	.379**	.388**	1	.295**	.404**	.403**	.330**
生态环境	.294**	.267**	.340**	.344**	.260**	.295**	1	.317**	.365**	.306**
社会保障	.255**	.245**	.312**	.365**	.319**	.404**	.317**	1	.456**	.359**
社会服务	.315**	.290**	.363**	.487**	.346**	.403**	.365**	.456**	1	.403**
生活满意度	.281**	.260**	.316**	.359**	.284**	.330**	.306**	.359**	.403**	1

注:**. 在.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结论和讨论

(一)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及其与以往研究的比较

根据以上分析发现,四类自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如下:

1.个体性自变量中除户口状况均是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具体结论如下:女性生活满意度低

于男性；教育程度高低两极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农村离异居民生活满意度低于丧偶居民；城市已婚居民生活满意度高于丧偶居民；中老年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更高；休息充分程度和休闲频度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长期或重大疾病、经常生病和负性心理对生活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关于生活满意度的性别差异国内研究的结果不太一致，张俊杰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男女在生活满意度上没有差异，而温晓亮等人(2011)发现男女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程度等因素与张俊杰(2009)和温晓亮等人(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发现个人疾病和负向情绪会影响人们对于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围着两个因素具有很强的个体差异特性，是典型的个体性因素。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一变量与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的联系，幸福的度量就是生活满意度加上个体的正向和负向的情绪体验。研究还发现休息、休闲程度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这除了与个人的人格特点有关外，更多与个体的生活状况、身份有关，在作为社会发展指标的生活满意度衡量中我们应该更多关注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工作时间较长，或工作特性决定需要额外工作的人。

2.收入、住房状况、是否拥有小汽车和就业都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经济性变量。家庭收入越低生活满意度越低；无论城乡自有住房居民生活满意度都高于其他居民；无论城市农村拥有小汽车家庭生活满意度均高于没有小汽车家庭；但不同行业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差异。这一结论与张俊杰(2009)的结果一致，但与温晓亮等人(2011)的研究结论不同，他们研究发现绝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作用，相对收入的影响是变量中最大的。这一结果可能与各研究对于收入的分组有关，本研究中城市居民收入采用家庭人均月收入，分组的分割点分别是样本总体的均值、1/4分割点、1/2分割点，而农村收入是家庭人均年收入，分是组按照当年的贫困线、贫困线的2倍、当年农村总收入均值、均值的2倍为分组点，这样的分组，本身具有相对收入的成分，也许不同组之间收入成倍的差异更容易使得生活满意度表现出差异。作为经济水平体现的小汽车和住房更容易使人产生社会比较，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

3.生活状况改善和对未来的信心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变量，生活状况改善越大、对未来越有信心的居民生活满意度也越高。个体对自己生活状况改变的认知可以使得个人产生自我比较，提高生活满意度。个人对未来的预期则可能会使

个人更容易接受目前的现状，增加对未来的信心，提高生活满意度。

(二)社会性变量与社会指标

本研究发现，社会性变量与生活满意度相关较高，社会性评价越高，生活满意度也越高。由于国内对于个人生活满意度与政府工作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很少，难以找到可以比较的研究。陈方玺(2011)的研究中把个人工作满意度、个人安全满意度、个人收入满意度、个人满意度、个人身体满意度、个人心理满意度整合为个体满意度，并发现这一满意度与地方政府总体满意度的相关是0.518，与公共政策满意度的相关是0.474，与政府服务满意度的相关是0.466，与公共物品满意度的相关是0.450。本研究农村居民样本回归中，社会性自变量所能解释的因变量变异较所有个体性、经济性、变化和预期自变量共同解释的自变量变异还要多，城市居民中，也仅略低于这些自变量共同的影响，这说明社会性自变量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比个体性自变量大，这一结果对于社会指标的编制具有重要意义。生活满意度与社会服务相关为0.403，与社会保障和行政效率的相关均为0.359，与医疗卫生的相关为0.330，与食品安全的相关为0.316，与生态环境的相关为0.306，而相关最低的是社会治安，其次是交通状况和义务教育。社会性变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相关最高的是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和行政效率，说明这些方面的评价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最大的，这为用生活满意度衡量社会发展，特别是衡量社会生活环境提供了依据。但是从其相关的程度来看，这一指标还不能够单独测量社会发展水平。

(三)生活满意度与社会发展指标的未来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在“中国民生指数”编制中的研究性数据，这个指标体系中既包含了一些来自统计数据的客观指标，也包括来自抽样调查的主观指标，但是数据分析发现，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在衡量不同地区发展上存在较大的偏差，一些发达地区客观指标所显示的社会发展水平更高，但生活满意度这类主观指标却较低，这为指数的编制带来了难题。一方面，需要进行大量的深入研究，寻找其中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调整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更为关键的是，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思路，不仅是改变原来单纯强调经济数据的发展指标，增加关注民众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主观数据，而可能是重新确立一种新的发展指标，就像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探索的那样。

2013年联合国和哥伦比亚地球研究所又共同发布了2013年度的世界幸福指数报告,这个报告的宗旨就是为了2015年到2030年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支持(Helliwell, Layard, & Sachs 2013)。同时,这个报告也对幸福指数的发展趋势作了分

析,并指出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家的官方统计机构开始进行幸福感的测量和统计应用,如表4所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欧盟开始实施幸福感测量,墨西哥、摩洛哥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应用。这说明,幸福感作为一种国家官方统计指标将很快全

表4 世界各国已有的主观幸福感官方统计数据

国家	基本测量	其他主要测量		周期	可比数据时间	来源
	生活评价	情感	幸福实现			
澳大利亚	有	无	无	每四年	2014	GSS(综合社会调查) 澳大利亚统计局
加拿大	有	有	无	每年	1985	GSS 加拿大统计局
法国	有	无	无	待定	2011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无	有	无	待定	2010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意大利	有	无	无	每年	2012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墨西哥	有	有	无	每两年	2012	墨西哥国家统计局
	无	无	有	季度	2013	墨西哥国家统计局
摩洛哥	有	无	无	待定	2012	高级规划委员会(HCP)
新西兰	有	无	有	每两年	2014	GSS 新西兰统计局
英国	有	有	有	季度	2011	每年人口调查 国家统计局
	有	有	有	每年	2012	英格兰和威尔士犯罪调查 国家统计局
	有	有	有	每年	2011	健康和财产调查 国家统计局
美国	无	有	有	待定	2011	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劳工统计局
欧盟	有	有	有	待定	2013	欧盟SILC 2013 幸福感模块

面推开,以这样一种社会发展指标为指导的政府政策也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指导。

在这方面发展最快的是欧盟,继2011年发布“幸福指数”以来,又提出了幸福感作为官方统计数据测量和应用的指导性文件。2013年3月30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主观幸福感测量指南》(the OECD Guidelines on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标志着主观幸福感从学术测量向官方统计的迈进(OECD 2013)。在这份指南中,OECD提出要从三个方面测量主观幸福感,其中两个是给予生活经验的生活评价(life evaluation)和情感(affect) 和作为生活意义和目标感的幸福实现(eudaimonia)。如图1所示为OECD主观幸福感测量

的模型。具体测量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人口学变量:年龄、性别、出生地、婚姻状况(法律和社会婚姻状况)、家庭类型、孩子的数量、家庭规模和地理信息。(2)物质条件:家庭收入、消费、财富、住房条件、物质剥夺测量。(3)生活质量:就业状况、健康状况、工作与生活平衡、教育和技能、社会关系、公民参与和治理、环境质量和人身安全。(4)心理测量:对未来的抱负和期望和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一些信息,使用时间使用日志是重要的家庭调查方式。

从幸福感测量和幸福指数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不断普及和应用可以看出,幸福为目标的发展观念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以幸福感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指标也将逐渐取代或补充原来的以GDP为核心的、经济为主的指标体系。而幸福指数类的社会发展指标中幸福感,包括生活满意度将成为核心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的指标体系。因此,探索如何选择生活满意度和相关的社会、心理变量来作为社会发展的指标,探索如何进行这些指标的测量,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指标来改进社会政策都具有重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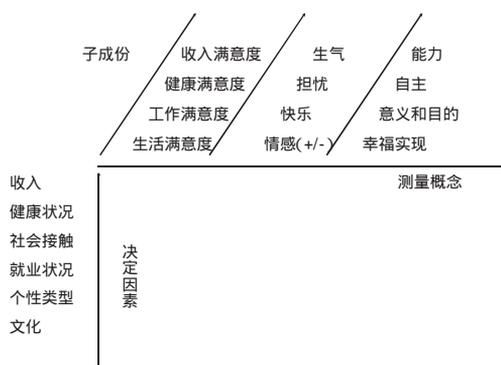


图1 主观幸福感模型

参考文献：

[1] Stiglitz, J., Sen, A., Fitoussi, J. 2009.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www.stiglitz-sen-fitoussi.fr.

[2] World Value Survey, Values Change the World, www.worldvaluesurvey.org.

[3] <http://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about/betterlife-initiative/>.

[4] Karma Ura, Sabina Alkire & Tshoki Zangmo, 2012, Case Study: Bhutan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and the GNH Index, in John Helliwell, Richard Layard and Jeffrey Sachs (Edited), World Happiness Report, <http://www.earth.columbia.edu/sitefiles/file/Sachs%20Writing/2012/World%20Happiness%20Report.pdf>.

[5] Helliwell, J., Layard R., & Sachs J., 2012, World Happiness Report, <http://www.earth.columbia.edu/sitefiles/file/Sachs%20Writing/2012/World%20Happiness%20Report.pdf>.

阅读文献：

[1] Andrews F., Robinson, J.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见 Robinson J., Shaver P. 和 Wrightsman L. 主编. 性格与社会心理测量总览[M]. 杨宜音等译.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7.

[2] 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 发展理论导论[M]. 李小云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 胡荣华, 陈琰. 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统计分析——以江苏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 (1): 80-91.

[4] 杰文斯. 政治经济学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 林洪, 温拓. 国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广东21地市为例[J]. 当代财经, 2010, (5): 32-39.

[6] 马克·安尼尔斯. 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

[M]. 林琼等译.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

[7] 彭代彦, 吴宝新. 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与农民的生活满意度[J]. 世界经济, 2008, (4): 79-85.

[8] 沈颖, 卡玛·尤拉. 国民幸福：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3.

[9] 王俊秀. OECD的幸福指数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 民主与科学, 2011, (6): 69-71.

[10] 温晓亮, 米健, 朱立志. 1990—2007年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J]. 财贸研究, 2011, (3): 9-18.

[11] 姚本先, 石升起, 方双虎. 生活满意度研究现状与展望[J]. 学术界, 2011, (8): 218-228.

[12]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阿马蒂亚·森, 让-保罗·菲图西. 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M]. 阮江平, 王海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107-130. 英文出处：STIGLITZ, J., SEN, A., FITOUSSI, J.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www.stiglitz-sen-fitoussi.fr. 2009: 45-54.

[13] 詹姆斯·米奇利. 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M]. 苗正民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4] 张俊杰, 姚本先, 方双虎. 城市居民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及其相关研究[J]. 卫生软科学, 2009, (4): 458-460.

[15] Helliwell, J.F., Layard, R., & Sachs, J. (Eds.). 2012). World happiness report. New York: Earth Institute.

[16] Helliwell, J.F., Layard, R., & Sachs, J. (Eds.). (2013).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3). New York: Earth Institute.

[17] OECD (2013). Guidelines on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Paris: OECD.

(编辑：部娜)